

最后诊断

〔加拿大〕阿瑟·黑利著



最 后 诊 断

〔加拿大〕阿瑟·黑利著

舒 逊 译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Arthur Hailey
The Final Diagnosis

本书根据 Pan Books Ltd., London 版译出

最后诊断

(加拿大)阿瑟·黑利著

舒逊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丹徒人民彩印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2.75 字数 259,000

1980 年 9 月第 1 版 1984 年 10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数: 93,001—112,000 册

书号: 10188·136 定价: 0.92 元

本书主要人物

奥尔登·布朗	三郡医院董事长
哈里·塔马塞利	三郡医院院长
肯特·欧唐奈	三郡医院外科主任
哈维·钱德勒	内科主任
查尔斯·赛恩伯格	产科主任
约瑟夫·皮尔逊	病理科主任
希尔达·斯特朗	营养科主任
戴维·柯尔门	病理科副主任
露西·葛兰杰	矫形外科主治医生
比尔·罗弗斯	外科主治医生
吉尔·巴列特	外科主治医生
卡尔·班尼斯特	病理科化验员
约翰·亚历山大	病理科化验员
费雯·洛布顿	护校女学生
迈克·塞登斯	外科住院医生
罗杰·麦克尼尔	病理科住院医生
尤斯塔斯·斯温	伯林顿市商业资本家,三郡医院董事
丹尼丝·匡茨	尤斯塔斯·斯温之女
伊丽莎白·亚历山大	约翰·亚历山大之妻

—

盛夏的一个早晨，十点多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伯林顿。三郡医院里面泛起的生活浪花，象沿海岛屿周围的潮汐，起伏翻滚着。医院外边，伯林顿的市民挥汗如雨。在有遮阳的地方，温度计上的水银柱已经上升到华氏九十度，湿度已达百分之七十八。到炼钢厂和车辆厂那边就更热了。那边没有遮阳的地方，没有温度表。如果你愿意去量量，温度肯定比这边高得多。医院里面比外面稍微凉快一些，但是也好不了多少。在医院里的医务人员和病人，只有少数有地位的人物和那些碰巧进入有调温设备的房间的，才能避开这夏日的蒸烤。

位于医院底层的住院处是没有调温设备的。在那里办公的玛奇·雷诺小姐今朝不断从办公桌抽屉里掏出薄绉纸来揩汗，这已经是第十五次了。她还在盘算着该抽空到盥洗间再洒一次香水。这位三十八岁的小姐是住院处的负责人，因为她平常爱看妇女卫生广告，所以身上稍微脏一点就受不了。赶上热天，她总得一趟一趟地往楼道那头的盥洗间跑。但现在，在没去以前，先得通知四个病人下午来住院。

几分钟以前病房送来的出院单上共有二十六人出院，超过预计两个，再加昨夜死去的两个，共多腾出了四张病床。她

要从等待住院的长长的名单中提出四个病人通知他们来住院。在伯林顿市内和郊区,将有四个病人,怀着希望或带着恐惧,接到医院的住院通知,带上几样必要的东西,把自己全部托付给这家医院。现在,玛奇·雷诺小姐拿着第十六张薄绉纸,打开档案夹,拿起桌上的电话耳机,开始拨号。

在大楼底楼另外一头,门诊候诊室已经坐满了病人。他们比住院处的热得要命的工作人员要幸运一些。因为叫号以后,他们将走进和候诊室通连的六个有空调设备的诊室当中的一个。门诊部的这六位专科医生都在城里医科大楼开业。在那里门诊收费比较昂贵,付不起或不愿花那么多钱看病的病人在这里可以享受他们的免费诊治。^①

耳鼻喉专科医生麦克埃温大夫的凉快的门诊室里,老头鲁迪·赫曼特正在舒舒服服地靠在椅子背上歇凉。他是个零散工,只是在家里逼着他干活的时候才出去干点什么。老头近年耳朵愈来愈聋,可是他倒不怎么在乎。因为有时听不见倒有点好处,比方说工头叫他干点什么,或者要他快点干的时候,听不见倒好。不过他的大儿子叫他来看病,于是他就来了。现在大夫正在给他找出病源。

麦克尤安大夫从老头的耳朵里把窥耳器拔出来,皱了皱眉。他带点挖苦人的口气说:“你要是把耳朵里的污垢洗下去点,可能会好些。”

这样一肚子不高兴在麦克尤安是难得有的。昨天晚上他

① 美国开业医生也在大医院门诊,本人不另收费。

和妻子为日用花钱的事吵起来，今天一早吃早饭的时候，他的那位夫人还唠叨个没完。今天他从汽车房倒车出来的时候，心里正没好气，一下子把汽车后挡板给撞弯了。

鲁迪耳聋，没听清麦克尤安大夫说什么，抬起头问：“什么？”

“我说你要是……噢，算了，没什么。”麦克尤安正在琢磨着这老头耳聋到底是因为年岁大还是那里边的一个小瘤子的毛病。这是一个很难诊断的病例，一下子就把他的专业兴趣引起来了。原来的情绪一扫而光。

“我没听清楚，”老头又在问。

麦克尤安提高声音说：“没有什么！我没说什么！”

他倒高兴老头耳朵聋，有些后悔自己发了脾气。

在普通内科的诊室里，肥胖的内科医生托因比大夫用刚吸剩的烟屁股点燃了另一支烟，仔细观察着桌子对面那个病人。在他考虑病情的时候，觉得自己肚子有点不舒服，心想得把中国菜的食谱暂时停它一两个星期了；何况，这个星期有两次饭局，下星期二又有美食主义俱乐部的会餐，日子不算难过。在考虑好了对病人的诊断之后，他就摆出一副严肃的面孔对病人说：“你的体重超过了，我得给你规定一下饮食。还有，你最好把烟也戒掉。”

离开门诊室一百码左右，三郡医院病历室负责人米尔里德小姐在那人来人往的楼道紧步走着，浑身直冒汗。她一眼看见自己正在找的那个大夫就在前边，拐个弯又不见了，就顾不

得辛苦，连忙紧走几步再追上去。

“皮尔逊大夫！皮尔逊大夫！”

一位上了年纪的病理医师停下了脚步。他把嘴里的大雪茄挪到了唇角，不耐烦地说：“什么，干什么？”

这位米尔里德小姐是个五十二岁的老处女，身材很瘦小，穿上最高的高跟鞋才刚够五英尺。她看见皮尔逊大夫脸上不高兴的神气，心里有点发毛。但是，这位小姐生活里没有什么别的，病历、表格、档案就是她的一切。于是，不管怎样，她还是鼓起勇气说：“这里有些病理解剖单子要您签字，皮尔逊大夫，市卫生局要副本。”

“我现在忙，改个时间。”正赶上约瑟夫·皮尔逊脾气发倔。

米尔里德小姐坚持着：“大夫，请给签上吧！要不了多大时间，我找了您三天了。”

皮尔逊勉强答应了。米尔里德小姐递过了单子和圆珠笔，皮尔逊拿过来走到一张桌子旁边，一边签字，一边嘟囔：“我也不知道签的都是些什么。是谁的？”

“是郝登的病例，皮尔逊大夫。”

皮尔逊口气还很倔。“那么多病例，谁记得住。”

米尔里德小姐在一边耐心地解释着：“就是从工厂车间的天桥上摔死的那个工人。记得吗？厂方说他一定是犯了心脏病，不然车间的安全措施是能够防止的。”

皮尔逊哼了一声。

在他继续签下去的时候，米尔里德小姐还继续解释着。她这个人说开了头，就非得说清楚才算完。“可是病理解剖报告

说这个人心脏没什么病，也没有使他摔下来的其他病理方面的原因。”

“这我都清楚。”皮尔逊打断了她的话。

“对不起，大夫。我……”

“那是个事故。厂方得发给家属抚恤金。”皮尔逊顺便提出他的这个看法，然后把雪茄叼好，刷刷地又签了一个名，纸都给他划破了。米尔里德小姐发现今天这个老夫的领带沾上的鸡蛋痕渍比哪一天都多。他那乱蓬蓬的灰白头发有多少天没梳了？约瑟夫·皮尔逊的邋遢在三郡医院是出名的，简直有些不象话。自从十年以前妻子亡故，开始过独身生活以来，他的穿着愈来愈不象样子了。现在这位六十六岁的老夫打扮得不象个大医院的主任医师，倒象哪里跑来的流浪汉。米尔里德小姐打量了一下他白罩衣里边的呢背心，扣眼都磨秃了，上面还有两个洞，可能是强酸腐蚀的。下身一条灰裤子没有裤线，脚上一双旧皮鞋，早就该上油了。

约瑟夫·皮尔逊签完了最后一张，粗鲁地把一叠单子冲米尔里德一塞，说：“这回我可以开始干点正经事了，啊？”那雪茄在嘴上一撅一撅地，烟灰一半落在自己身上，一半落在光亮的利诺林花色油毡^①地面上。皮尔逊是三郡医院的老大夫，他要点态度没人敢说，要换个年青人就不行了。皮尔逊对医院走廊上贴的许多“禁止吸烟”的告示也是置之不理的。

“谢谢、谢谢，大夫。”

他僵硬地点点头，走向大厅，准备乘电梯，正赶上两部电

① 利诺林花色油毡(Linoleum)是一种建筑上用的地面装修材料。

梯都停在上边，就骂了一句，走下通往地下一层病理室的扶梯。

外科在三楼，那里的气氛就比较轻松了。整个外科手术室的气温和湿度都是经过仔细调节过的。外科大夫、实习大夫和手术室护士的绿色手术衣里边都脱得只剩下了内衣内裤，这样可以凉快些。有些大夫已经做完了清早第一个手术，踱到外科办公室喝咖啡，等着做第二个手术。三楼楼道两旁的手术室是和医院其他部分隔离的，护士们开始把仍旧处在麻醉状态的病人推到两间麻醉恢复室，在这里接受观察，等恢复到一定程度之后，再回病房。

矫形外科医生露西·葛兰杰一边喝着热咖啡，一边述说昨天买的西德小轿车“大众牌”^①自有它的优点。

由于这种车车身特别小，吉尔·巴列特大夫和她开玩笑说：“对不起，露西，我在停车场差点踩到你那辆车上。”

“那没什么，吉尔”，她说。“你的运动量还不够，就在那辆底特律出产的大家伙周围转转就够了。”

谁都知道，普外科医师吉尔·巴列特大夫有一辆奶色的“卡迪莱克”^②大号小轿车，天天都擦得精光瓦亮的。这也反映了车主人的率劲儿。他是三郡医院穿著最讲究的大夫之一，是主治医师里唯一留胡子的人——范戴克式^③的，修剪得很整齐——一说话山羊胡子就上下飞舞，露西看着很带劲儿。

① 大众牌(Folkswagon)是西德名牌小轿车。

② 卡迪莱克(Cadillac)是美国名牌豪华轿车，产地底特律。

③ 范戴克式(Vandyke)，指唇上八字胡，颌下山羊须。

肯特·欧唐奈大夫也踱着过来了。他是外科主任，兼医务管理委员会主席。巴列特向他打了招呼：

“肯特，我正找你。下星期我给护士讲成年人扁桃体割除。你那里有没有吸入性气管炎或肺炎的彩色照片？”

欧唐奈为教学需要收集了一套彩色照片。他知道巴列特指的是人们不太熟悉的那种成年人切除扁桃体以后可能发生的后遗症。欧唐奈这些外科医生都清楚，即使非常小心，也可能会有小块东西没取干净，吸进肺里形成囊肿。他想起有一套显示这种情况的气管和肺部片子，是尸体解剖时拍的。他对巴列特说：“可能有。我今天晚上找找。”

露西·葛兰杰说：“如果找不到气管的照片，给他一张直肠的。反正他也看不出来。”外科办公室一屋子人都笑了。

欧唐奈也笑了。他和露西是老朋友了，有时他想：如果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他俩的关系会不会进一步发展呢？他在好多方面都很欣赏露西，特别是在业务方面，她能够在一般认为是男人干的矫形外科中站住脚，这很使他佩服。但是，她又没有失去女性的基本特点。她现在穿着手术衣，和别人的样子差不多，看不出什么线条来，但他清楚：手术衣里边是一个修长而窈窕的身材，穿着不花哨，但很时髦。

一个护士敲门后悄悄走进来，打断了他的思路。

“欧唐奈大夫，外边有几个病人家属要见您。”

“告诉他们我就来。”他走进更衣室，脱去手术衣。今天只给他安排了一个切除胆囊结石手术，现在已经很成功地做完了。和外边的病人家属谈完话以后，他打算去院部。

在外科楼上，乔治·安德鲁·邓吞躺在48号单人病房，已经没有了凉热感觉。实际上这已是他生命的最后十五秒钟了。麦克马洪大夫握着病人的手腕，脉搏快没有了。病人家属都在，室内显得很闷热。潘菲德护士把窗上的抽风电扇调到“高速”上。她想，这是一个很好的家庭，有妻子、一个成年的儿子、一个年青一点的女儿。妻子在轻声地抽泣，女儿没有出声，但眼泪流满了双颊。儿子背转身，肩头在抽动。埃莲·潘菲德心想：到我死的时候，希望也能有几个人为我流泪。还有什么比亲人的悲痛更好的吊唁呢？

麦克马洪大夫现在放下了病人的手腕，看看其余的人。不用说什么了，潘菲德护士自动记下了病人死亡时间：上午十点五十二分。

楼里的大病房和单人病房，现在正是安静的时候，清早的一遍药已经发完了，医生也查过了病房。从现在到中午是休息时间。中午才是另一个活动高潮。有的护士已经溜到餐厅去喝咖啡，留下来的在作病情记录。韦尔丁护士在一个女病人的病历上写着：“病人主述：仍有腹痛，”还没有写完，停下了笔。

这位五十六岁、头发已经灰白的老护士又一次从白大衣口袋里掏出今早已读过两遍的儿子的来信。那是和病人信件一起送到她办公桌上的。在她打开信时，一个年青的海军中尉挽着一个漂亮姑娘的照片掉了出来。她先凝视了一下这张照片，才去读那封信。“亲爱的妈妈，这回事您一定没想到，我在旧金山遇到一个姑娘，我们昨天结婚了。我知道您一定要生气，因为您老说我结婚时您一定要参加我的婚礼。可是我

告诉您怎么回事以后您一定会理解的……”

韦尔丁护士抬起了头，想着那时刻挂在心上的儿子，很少见到。自从她离了婚，一直是自己照看阿丹姆，从小带到送他上大学。后来上了安那波里斯^①海军学校，只是在周末和短期休假中见过他，随后就入伍当了海军。现在，阿丹姆已经成家了，不再属于她，而属于别人了。今天她得给他们拍一个电报，寄去她的深情和祝贺。几年以前，她总说在阿丹姆独立生活以后，她就辞职，可是一直没有这样作。现在用不着辞职了，快该退休了。她把信和照片又塞进口袋，重新拿起刚才放下的笔，清清楚楚地添上：“腹泻和少量呕吐。请鲁本斯大夫注意。”

产科在四楼。谁都说不准那里一天到晚什么时候可以安静一下。现在，查尔斯·窦恩伯格大夫和另外两个产科大夫正在刷手。他忽然想：真讨厌，生孩子的为什么总爱凑热闹？不生就不生，一生就一批一批地生。有时，几个小时，甚至几天，工作很有次序、很安静，从从容容地一个一个地接生。有时突然之间六个产妇同时都要生，闹得个天翻地覆。现在就是这样。

他自己的病人是个膀大腰圆、笑口常开的黑人产妇，就要生第十胎了。她来到医院已经太晚，马上临产，于是作急诊，用担架把她抬上来。窦恩伯格一边刷手一边听着她和送她上来

① 安那波里斯(Annapolis)：马里兰州首府，美国海军学校所在地，在美国东海岸。

的实习医生谈话。

显然因为这是个急诊病人，实习医生照例请电梯上乘客都下来，先送上来这个黑人产妇。

她絮絮叨叨地说着：“那么多上等人都是我腾出了电梯，我成了重要人物了。这辈子我还没尝过这个滋味呢。”实习医生劝病人不要紧张，只听那个产妇在说：“叫我别紧张吗？我一点也不紧张，孩子。我生孩子从来是轻松的。一生孩子就不刷盘子、洗衣服、作饭了。我在盼着到这儿来呢，和放假了一样。”阵痛来了，她停了一会儿，不久，她一边咬着牙，一边还喃喃地说：“我已经有九个了，这是第十个。大孩子跟你一样大了，年青人。等着瞧吧，过年我还会再来的。”窦恩伯格听那声音已经微弱了，可是还咯咯地笑了一声。产房的护士把产妇接了过来，实习医生又回急诊室了。

这会儿，窦恩伯格已经洗刷好，穿好外衣，消了毒，热得流着汗，跟着产妇走进了产房。

在医院的大厨房里，气温没有多大问题，在那里工作的人都习惯了。营养科主任希尔达·斯特朗尝着一块葡萄干蛋糕，向做甜食的厨师点了点头表示赞赏。她担心自己吃这么多卡路里和别的营养品，一星期之后准会在她洗澡间里的磅秤上显示出来。她自我安慰地想：反正多尝尝医院做的食品是营养科主任的职务嘛。而且，斯特朗夫人现在担心卡路里和体重已经晚了些儿了。长年累月地尝来尝去，已经使她把磅秤指针压到二百磅上下了。光是她那两个大乳房就占了不少分量，象两个直布罗陀要塞似的，在医院里是出了名的。有人说

她一走过来就象有一对战舰开路的航空母舰开来似的。

可是斯特朗除了爱吃点之外，也热爱她的工作岗位，她心满意足地环顾一下她的王国——闪亮的钢制炉灶和送菜车，光亮照人的炊具，穿着浆洗得非常漂亮的白围裙的厨师和帮厨。她心里不觉暖烘烘的。

现在是厨房里最忙的时候。午餐是每天最忙的一餐，除了给病人开饭外，还得给全院医生护士职工在餐厅开饭。再过二十分钟左右，午餐就要送到病房了。午餐以后的两个小时内还继续供应食品。在帮厨刷洗餐具、整理菜盘以后，厨师们又该准备晚餐了。

斯特朗夫人一想起菜盘就皱起了眉头。她摇摇摆摆地走到厨房后面装有两台洗碟机的地方停住了脚步。她的这部分管区可不象前边那么漂亮。这位主任曾经多次想到应该把这部分设备也来一个现代化。当然，好事不能一天办完。在她当营养科主任这两年，已经逼着院部添置了不少花钱的新设备了，这也得承认。不管怎么样吧，她还决定要找院部谈谈洗碟机的问题。她一边这样想，一边到餐厅去查看蒸气表。

营养科主任不是医院里唯一关心食物的人。二楼放射科有一个门诊病人说他都“快饿死了”。他是伯林顿市给三大汽车工业^①代销汽车的一家商行的销售部副主任詹姆斯·布莱维克先生。

根据医嘱，詹姆斯·布莱维克从昨天晚上十二点到现在

① 三大汽车工业为通用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

没吃过东西，他饿得快死是有道理的。现在他来到一号X光室作胃肠造影。对可疑十二指肠溃疡进行确诊。过去三年，布莱维克以很大的积极性投入工作，作出了许多个人牺牲，比销售部其他人工作得更出色，工作时间也最长。现在这一切都得到了报偿。他十分担心不要因为十二指肠溃疡或别的病影响了自己的前程。

他的这种担心是很自然的，要是别人处在他的地位上也一样。作为代销商，每月是要完成一定的销售指标的。他想他不可能是得了十二指肠溃疡，一定是别的小病，很快会治好的。他被提升为销售部副主任不过六个星期。虽然这个职称听起来很响亮，外人哪里知道要维持这个职位却不怎么容易，得出成果，得玩命儿干——办事要泼辣，随时盯住生意，还得有一个健壮的身体。医生的证明解决不了报表上销售下降的问题。

詹姆斯·布莱维克的病已经拖了一些时候了。可能是两个月以前吧。他觉得胃不舒服，胃区有些疼，老爱打饱隔儿。有时当着顾客也要打，很不合适。先前他还装作没事，后来到医院看病，才有今天早晨这次检查。他还希望不要占太多时间；卖给福勒公司的六辆小型运货汽车竞争得很厉害，他的商行非常希望成交。老天爷，他的肚子真饿得慌！

对于放射科主任、外号“响叮当”^①的拉夫·贝尔医生说，这不过是再照一套胃肠造影片而已，和他照的一百多张别

① “响叮当”原文是 Ding Dong Bell(叮当铃)，美国有首儿歌《叮当铃》，精神饱满的意思。因贝尔医生的姓(Bell)与“铃”是一个字，故有此外号。

的片子没什么区别。他有个习惯，没照以前总要先猜猜有病没有。这个病人他猜是有病的，象是个患溃疡的。贝尔医生透过他那厚厚的黑边眼镜暗自观察这个病人。他象是个常发愁的人，现在可能就有点心事……这位放射科医生让布莱维克到荧光屏后边去，递给他一杯钡浆。对他说：“我叫你喝，你就喝。”

在他准备好了以后，他说：“好！”布莱维克喝了钡浆。

在荧光屏上，贝尔看见钡浆通过食道，流到胃，从胃流到十二指肠。在这种不透明的液体的反衬下，各个器官非常清楚。每到一阶段，贝尔就按一下电钮、照一张片子。他又按摩病人的腹肌使钡浆流动，可以清楚看见十二指肠确有一处溃疡。这时他心中暗自得意，果然猜中了，于是大声说：“好了，布莱维克先生，谢谢你。”

“大夫，怎么样？我还能活下去吗？”

“活得下去。”大多数病人都想知道他在荧光屏上看见了什么。“魔术镜，挂墙上，谁的身体最强壮。”^①但不该由他说出结果。“你的医生明天可以拿到片子。他会找你谈话的。”他心想：朋友，你该倒霉了。希望你喜欢天天休息，天天吃牛奶、荷包蛋。

距医院大楼两百码有一幢旧楼，原来是一个家具厂，现在改为护士楼。护校学员费雯·洛布顿衣服上的拉链坏了。

① 美国儿歌，原文是“Magic mirror on the wall, who is healthiest of all.”